

庚申外史卷上

葛溪權衡以制編輯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
 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
 晃忽义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朕當中夜思之悔之無及
 燕 思雖為朕子朕固愛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
 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使登
 茲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於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辭而
 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
 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為之躊躇者累日自念晃
 忽差之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重而治其罪姑秘

匡板
(公分)

19x13

02201

2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史部雜類金元

書名:

庚申外史

著者:

明權衡撰

二卷

二册

板本:

明烏德蘭鈔本

宋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
上位玉室妥歡帖木兒太子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
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
王爲右相禮絕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爲言
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
言者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憐只班登寶位
不發詔不改年號逾月而崩廟號寧宗旣而燕帖木兒
建議欲立燕帖木兒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
兒恐年小豈不遭折死耶妥歡帖木兒在廣靜江可取
他來爲帝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於是燕帖木兒

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去廣取妥歡帖木兒
太子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
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
子並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
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
六月方始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太宗后爲皇太后丞
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伯顏爲樞
密院知院唐其勢爲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
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徽政院者宦者高麗人禿滿
反兒者首薦高麗女子祁氏於帝祁氏性慧黠有寵於

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衆對曰今太師有女端嚴正大宜爲天下母於是立太師女伯牙吳氏爲后后權臣家女習於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於前籌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座帝雖不言心甚貴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卽位以來不復留心政事惟日溺於酒色收晉邸后爲妻諸宮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旣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燕帖木兒宴中丞家男女共坐名曰鴛央筵席偶坐中有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此爲誰意欲留之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太尉伯顏陞爲右相伯顏當在廣西來人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其僞伯顏道爲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師深行之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裹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

然猛愍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己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爲文宗義子者謀爲不軌將不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剌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姐妹可匿之乎并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我如何救得你亦絞后於東門外唐其勢旣死命撒迪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刺氏爲皇后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咲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爲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並爲后自此始伯

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書解人又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匠刺麻至京禮爲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弟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伯顏本鄭王家奴也謂鄭王爲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鄭王謀爲不軌殺鄭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伯顏曰

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郡我索秦
郵爲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多入伯
顏家省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
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
蓄馬品官蓄馬有差六月天下謠傳居刷童男童女民
聞皆望風宿成婚河南捧胡反捧胡者河南鵠山縣人
好使棒之長六七尺進退伎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捧胡
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輓軸陳州
人捧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督軍敗之于鹿邑
岡擒之號其岡爲得勝岡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

通宵不出京師爲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霍倚持太皇
太后替出紫薇垣十數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十
五年後至 年果驗京師大水諸公卿名崑山亂于廣
南之桂州旣面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逸隱士詔修曲阜孔廟袁州妖
僧彭瑩王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
背心皆書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感之從者五千餘
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玉遂逃匿
於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莊民家子寺
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

約二十里紅焰半天翌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村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遽喜曰蓋與我爲徒弟可乎老遂捨爲僧於是遂以穀帛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群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間其風以故爭疵之卒不爲有司所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木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教之以密告於帝令帝知而預爲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臺知班發身掾南河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游人皆謂爲不辦爵、不得志又久不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蛟手埋沒青蜂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幫俸孟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臘爲彈丸狀佩之稱聖旨劫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喚當直掾史來傳聖旨我則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士段惟德致仕在家卽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

餘省官呼者汝皆傳聖旨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
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
是日省憲官置酒皆醉於家于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
劫烈理問金剛奴郎中完者秃墨荻兒都事拜住總管
撒思麻監司秃滿萬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聽聖旨
然卽以鐵骨朶自後槌死棄屍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為
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自佩平章發兵席符調
兵守城把諸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
南北無通發客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祀縣祭
祖墳經五日夕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
人斬于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為省宣使在外給事馮
因扣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唾而言曰
何者為朝廷官我是也馮覺其偽因隨孟端出竊告省
都鎮撫曰使臣者偽也可閉諸省門勿納我將圖之于
是殺孟端于外時省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閉門持
兵者入霍八失等竄竹園中遂俱搏殺之當孟端反時
百俛首聽命獨歸賜不從孟端問曰朝以月魯輩有罪
別選人歸先生不願仕官耶賜曰有母在堂誠不怨
也又問曰歸先生不怕死耶賜曰死生有命元帥遂囚
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歸賜自此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天黎答鵬實興聖宮
祁氏之子也乳脫：家呼脫：為妳公其後脫：因奏
令正宮皇子之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
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於柳林脫：竊告帝曰
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於社
稷帝幸不與之俱往其柰太子在柳林何即夕即召高
保哥月怯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於是先令月
怯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
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莽
滙毡畏之事軍中以載之又賜之坐諭以罪狀伯顏卸

其軍權誅之：意使草四更使只兒瓦歹平章及沙只
班齊詔向柳林先卸其軍天明閉大都諸城上開讀詔
書畢御史大夫踞坐城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
並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壹人而
已伯顏養子詹因不花知院答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擁
兵入宮問姦臣為誰尚未脫也伯顏却之曰只為汝輩
常時與脫：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也情知皇帝豈
有殺我之心皆脫：賊子之所為也言未既又有詔到
柳林伯顏除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
皇帝有命：丞相即時起行毋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

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顏過真定時父老捧獻菓酒伯顏謂父老曰尔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人殺父但有奴姐殺使長蓋指伯顏殺郟王之事伯顏聞之俛首不語殊有慚色也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嫡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瀋陽路安置乃云都赤月怯察兒押送瀋陽將至瀋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而走月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後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故此

舉雖出於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并問當時草詔者為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在傍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爲陛下殺此秀才故捨之而不問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夜生一男子明文適自北方來

早行見其寺上有龍紋五綵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文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駟飲藥而死殮以散

棺木棺寘棺上藍寺中

一云白塔寺

尸水流出戶外人皆掩衣

掩鼻而過之籍其家數月屏當不盡米糠數房燒餅至一房其醬也如此或言伯顏家蓄西番師婆名界；每問來歲凶吉又問自己身後事常何如界；曰當死於南人手故其秉政之時禁軍器刷馬匹蒙古色目歐漢

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於此先是阿义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節氣見伯顏私通太后殺剌王竊相謂曰此人有無君之心不除之必爲國家患於是截髮爲誓私相約曰但得間卽行之一日伯顏休息於家二人立侍或云都赤佩刀乃水總管鎖鉄善刀也阿义赤卽借觀稱善久之伯顏亦忻然起披衣觀之完者帖木兒王善於得間從傍捉阿义赤；懼不發完者帖木兒王疑其中變害己因長跪首曰聞者阿义赤觀刀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即摔向前阿义赤亦跪曰此人常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卽併殺二人而籍

其家其酷霍一如此命脫、爲左丞相益都忽爲右丞相韓家奴爲御史大夫汪家奴爲樞密使初伯顏旣貶其弟馬扎兒合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爲首相僅半載於通置塌房開酒館槽房日至萬石又使人廣販長蘆淮南鹽其子脫、不以爲然喉叅政佛加問曰吾父喜君、所言無不盡听諫吾父使解職間居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衆口甚可畏也佛加問如其言東間諫之馬扎兒合果辭職居家封爲太師於是陞益都忽爲首相而已副之馬詔復行科舉詔太廟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年束帛蠲天下租分 右丞相益都

忽左丞脫脫奏曰京師人烟百萬薪芻負擔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於城中矣遂召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瀉而下其水湍悍纔流行二時久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遽報脫脫丞相丞相急命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相開乾河秋河北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縉許有壬等八等五日一進講講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古調常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欽欽然有向慕之志焉大興

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千餘人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時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日啖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爲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曩者爲群恣縱恬嬉玩愒歲月以謾侮嘲譎爲賢行加屏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償直棹臂而出無敢誰何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 加孫監生也積分中試累官至祕丞在朝鬱鬱曩加孫爲分省右丞一日奉擴廓命入京師議事揚揚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顧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國生曩加

孫也人皆嘆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籠炊也有普賢奴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命至擴廓軍中擴廓留之爲分戶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飢遣戶部侍郎求糧於擴廓普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糧耶歸語汝相丞朝廷自經禍亂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剿捕皆有供給官辦糧料如鞏不班也先帖木兒大不花答失八都祿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並不曾費朝廷一毫供給起軍肅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於我耶張至道參政在側因嘆曰三十二年天子

豈可使無一頓飽飯吃耶遂啓擴廓以山東糧五千運入京師往往國生所就類如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潁川遂爲紅軍舉首先是伯顏爲丞相馬扎兒召爲知院遵道爲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扎兒台遂補爲掾史旣而知其不能行其業遂棄去後爲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召曲阜衍聖公陞秩上呂慶元守王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厚載門耕籍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減宦官額并出宮蓋時宦者多高麗人爲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鹵簿冕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議脩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銳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爲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却之掾史遂與國史院典籍謀之數曰丞相不喜若非錢糧無可畫乎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路樁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爲修史費孰曰不然掾史卽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於是奏使歐陽玄揭傒斯等於國史院修撰遼金宋三史詔醫守泰不花行鄉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決白茅口冬十月有七日有事於南郊前三日裸

於大室拜享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問禮儀使曰我兄也
彼弟也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文對曰寧宗
皇帝雖是弟已曾成宗器而為皇帝彼陛下亦嘗做他
的臣子來當拜又春秋時有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
閔公是弟先做諸侯僖公是兄在閔公後做諸侯宗廟
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此這例兒合拜帝乃拜
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蠲天下民租五分詔天下立常平
倉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倉得法湊成
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儒臣歐陽玄揭傒斯等修遼金宋三國

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稟右丞相脫脫奏聞脫曰
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稟三却衆皆患之或曰丞
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修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愠
也蓋稟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
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修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
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幸蒙丞相奏用儒臣某等行其
文而所以掌其事就使繆實賴丞相之力也某等謹
書丞相為總裁官丞相始終成之以為一代之盛典豈
不可乎於是脫脫大喜即命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
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觀者

以爲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
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貌議者遂息然
君子終非也進史畢因大晏群臣於文宣閣脫脫奏曰
給事中奏殿中所紀錄陛下卽位以來事跡亦宜漸加
修撰收入金滕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
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爲之可也仍以玉圖書封藏金
滕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中邇來皆公卿
膏粱子弟爲之其實費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以來三
十六年史事并廢馬扎兒吾太師告老退居甘州於是
有譖言行間父子各相疑脫脫因乞致相位願往甘州
侍親詔因而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辭位也嘗奏帝以
其父之貪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囑帝倘其辭位陛下宜
卽許之至是帝亦因而許蓋憶其初用詭計也以阿魯
圖廣平王爲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識爲左丞相
己酉至正五年以別怯兒不花爲右丞相三月詔曰乃者天災流
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河南尤甚朕宿夜憂
傷靜思其由皆朕菲德所致諸有盜賊竊發去處限二十
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准下年之數
戊戌至正六年詔遣奉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問民疾苦
采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膏貪濁多非

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雍武子春稍振綱紀餘皆鼓吹而已命選天下郡守各選其入凡其人之官皆陞辭聽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若牧羊然飢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飢飽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爲我牧此民毋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爲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圖治之意凡人選轉某人爲某官必問以此人已前行過事跡果然一一皆善否爲我悉成之可也徵處事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爲翰林侍制或議以爲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而朝廷有求於隱士識者誦之以爲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處士張樞不至及朶兒只班爲右丞相賀太平爲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修六條政類成淮南北大水

己丑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爲相初脫脫侍親居甘州太子愛育失黎達鵬與脫脫子加刺張同庚以故加刺張獨留京師與帝子同嬉戲一日祁后同坐偏殿帝子愛育失黎達鵬與加刺張同戲殿外愛育失黎使加刺張負已作老稚聲旋繞殿墀三匝已而復使加刺作老稚而已負亦三匝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太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帝問之

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刺張問何謂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脫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領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明其項高而下鈞置之群馬中若橐駝之在羊隊也上因嘆羨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姦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爲脫脫將此復爲相也因乘間游說薦之于帝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七汝何爲薦之對曰彼雖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何怨之有其實此人好其時祁后於殿屏後竊聞之陰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脫脫至京師乘昏入城然亦未敢

見帝也祁后伺帝有喜色因誅加刺張于帝前曰汝亦思汝父脫脫耶加刺張跪曰思之也后又誅曰脫脫今何在而汝欲使之見之也后起謝曰脫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即使人捉入見至則上在棕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甘州誰召汝來耶祁后爲之失色脫脫徐曰郎主使奴婢侍親今者幸親終服闋故來耳上遽起抱脫脫相與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書蒞祭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爲之樂章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脫有意興作庶事蓋謂前相無聞其禮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

欲大有爲以震於天下超軼祖宗舊法垂名竹帛於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法經久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交叉卧置貫文與銅錢子母相權並用脫喜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塔祭酒呂思誠下塔迎丞相向東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書省告以將變鈔法事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毋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之天下後數日盡追奪呂思誠祭酒所授宣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李祭酒當議之時措一辭及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春三月大雪河北深三尺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上有馬賊百十爲群突入富家計其家資邀求銀爲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伍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茆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䟽塞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工浩大難成且見

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群萬一與挑河人夫相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悅左遷成遵為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賈魯曰汝前為張洙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䟽鑿否賈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為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為空有龔伯遂者小有才汲汲以富貴為心進言脫脫曰丞相大興利除害可也然亦有大誅賞始可以攝伏衆情於是起大獄以謀害大臣寘前相高昌王益忽都并韓家奴等於死地未幾刑賞失措又興

挑河工役所在肆霍又併省衙門沙汰吏胥無所容跡五月潁川潁上紅軍起號為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趙州灤城縣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故荆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為首陷朱臯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起蘄黃者宗彭瑩玉和尚推真逸為首陷德安沔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為首布王三號北瑣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崇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瑣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也豐沛者推芝蔴李為首芝蔴李者

邳州人也值歲飢其家惟有芝蔴一倉盡以賑人故得此名賈魯挑黃河所在廢民業民心不安芝蔴李與隣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木之功百姓貧苦無告吾聞穎上香軍起官軍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有真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社長也曰我所知某人某人可用燕城南彭二其人勇悍有膽畧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為汝致之卽訪其家入門見其人方礪斧斤謂之曰汝礪斧斤將何為耶彭二應曰州縣有賑濟日日伺之實誤事飢無所得我將伐薪入城換米吃可以度日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吾視汝膂力過人何

處不得一頓飽飯吃耶因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卽解其意曰其中有芝蔴李乎曰有之吾當從之遂引見芝蔴李喜得八人軟血同盟於是年八月十日佯為挑河夫日夜倉皇投徐州城夜留城中門卒拒之則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夜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藝四火城外四人亦藝四火應之旣而復合為一城內吶喊一聲城外接應一時城中大亂四人遽奪軍器亂殺外四人因而得入同聲叫殺民久不見兵革一時見亂殺皆束手從命天明又樹大旗募人為軍從之者亦十餘

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
豐沛靈壁西并安豐濠泗事聞朝廷省吏抱牘題曰謀
反事至脫之前視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反事識者
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追乎其後張仕誠
起於淮海趙明遠起於徐州毛貴起於山東明元帥起
於四川獨本朝龍興淮南即以建康為天下根本東征
西伐南誅北討四海人心內附皆有俟後來蘇之望胡
元之國祚可盡矣先是嘗有童謠曰富漢國迨 本朝
定都建康築壇於建康南門郊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七
年為吳元年實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所豈人力

之所能為耶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
領阿率兵六千并各支漢軍討穎上紅軍阿速綠睛回
回也率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然
三將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剽掠為務於剿捕之方
慢不加省赫廝軍馬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卜阿本
阿卜者華言走也於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之以為
笑其後赫廝死於上蔡徐左丞為朝廷所誅阿速軍不
習水戰不服水土病死者過半十二月布王三陷鄧州

南陽戰

壬辰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逸陷湖廣其

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脫、為相韓言中原兵亂哈麻而媒蘖其過帝召脫、怒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何策待之脫、汗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淮東元帥逮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塲下益丁可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亦上言益丁本野夫不如募城野趨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各將乃事勵乃怒俟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又調阿吉刺太尉攻汝寧汝寧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刺攻平汝寧城赫廝

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為將領侍衛漢軍合愛馬韃靼軍合數萬衆屯汝寧波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敵人偷營逃失大將所在次日閹死人得其屍死人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代為總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布帛車數千輛河南北供億計億萬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糧運車輜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為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屯

馬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也先涇歸燕京昏暮入城
明日仍為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宣
建言募益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大數年前見機最早
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賈魯治黃河䟽凹里村塞黃龍岡
口立回龍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脫、議軍事每迴避
漢人南人時方入內奏事回頭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
來後遽令門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
下令傍一槩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定在外皆召
京師勿令誑誤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
者矣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懇內

地課種者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蹟尚
存可舉行於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
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去冬復立
庸田使司於江南咬住平江陵荅失八都魯平襄陽
癸巳至正十三年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
幸於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碟兒法能使
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心哈麻自是
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
善此術者號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

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開封為師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即太子答刺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字的蛙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即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無碍倚納輦用高麗嫗為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喜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寶貴人之家私切喜曰夫君立選訂以無室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

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脫：平徐州以得芝蔴李奏功既而陰搆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却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蔴李解送京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潁州沈丘探馬赤軍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號義兵克復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國家人言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部再議於是察罕授汝寧府達路花赤思齊知府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鼓響於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冰花朔日食張士誠起兵泰

州劉 夕據高郵截南北路倚納十人與帝竊議脫、
在 不可諧於是同謀合太史王監丞奏

連夕相星自是帝疑脫、脫、始無援矣內無后援而
外有倚納十人之譖識者皆知脫、不返矣秋八月二
日脫、總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風采兵圍高
郵三日中書右丞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師費財彈擊
脫、帝信其言召卸脫、兵柄淮安安置令樞密院老
張代之當是時脫、權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以指揮
天下天下亦希其有功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兩注
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收功

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龔伯遂
進曰始丞出師時親奉皇帝至音以為再後事體朕再密旨來令
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取可也詔書且勿聽
事既久小人終言自然明白矣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為是故也脫脫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是帝相抗
拒也遂以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
軍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
諸詔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而
無所附者多從紅軍如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
是也脫脫在軍在淮安一月詔復使西行燭死於土蕃

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真州六合及將攻徐濠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奸臣邪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甚惜哉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蘄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爲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既而蠻子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馮陽湖中官軍盡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復熾矣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爾赤代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後卒敗亡

庚申外史卷下

葛溪權衡以制編輯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廣苗軍聽調營於汴梁東其師吳天保死裨將生陳叛入西京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關荅失八都魯討平之以汪家奴爲右丞相昂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平章數月昂住薨哈麻陞爲右丞相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立興聖宮祁后子愛育失黎荅膈爲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曰家法有以其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爲事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爲安民之方勿謂窮昊之高一誠意而庶徵應勿謂宮庭之奧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同道

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爲師則舜禹之域斯至君子以爲徒訓也劉福通劫敗荅失八都魯長葛營趙明遠陷嵩汝以及洛陽明元帥入四川陷之自稱蜀王香軍陷安里二日陷和州三日破廬州宣讓棄城由游浮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寧國遂據江東旣而池州安慶尋後皆沒

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旣得相位醜前所薦西天僧所爲恐爲當世及後人所非議乃以他事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爲若初未嘗薦之者又私念以爲前薦西天僧時甚秘密惟妹婿秃魯帖木兒知之莫若併去之以

滅其口乃謬謂其父篤魯國公曰我兄弟二人一薦而爲丞相一爲大夫皆荷祖宗德澤但妹婿秃魯帖木兒在上前近行 褻無禮認爲天下士大夫所譏咲我弟兄何面目見人盍除之以爲吾利不意其妹於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麻仗入擡陽又有旨跟隨哈麻之吏人都散又有旨令哈麻出城又有旨哈麻安置惠州雪雪安置太寧中途皆杖殺之上始悟哈麻譖脫脫命脫脫骸骨還京師

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軍南陽嵩汝招降叛民百萬軍聲大振其秋下唐隨安陸沔陽德安以及蘄陞爲河南

行省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為右丞相

初大理宣慰司同知達失八都魯為四川叅政引兵自巴蜀來先復襄陽均分調入中原督有功至是陞為河南行省平章兼行知樞密院是歲

天朝起建康張士誠據平弘危素為司農司丞於京師雄霸等州屯種給京師號曰京糧為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也

丁酉至正十七年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秘謂侍臣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先是太不花以軍士失律劫掠汴民臺御史彈之有旨卸其軍械其職以白衣聽

達失調至是復命為湖廣省左丞相仍提軍前軍往征山東毛貴答失八都魯率本兵部渡河征曹州盛文都於是二將皆渡河

相次失守矣五月汴梁大飢守臣失烈門知院遁紅軍劉福通自稱太保入據之迎其主小明王於亳州入都於汴梁之皇城其軍分三支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兵合田豐趨大都而帝方與倚納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佛子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纓絡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鴈兒舞其選者名十六天魔復命答失八都魯

駐兵曹州未幾死其子孛羅帖木兒代領其衆受詔鎮守西京谷失八都魯旣死其部下察罕帖木兒兵勢甚盛名爲刑部侍郎號長鎗侍郎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破益都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罷商稅罷寶泉提舉司四月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余闕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不致故城陷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太不花忿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怒朝廷不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賀太平以計殺之於保定并害其子壽

童附馬以紐的該爲漆設丞相

山東毛貴兵由濟

南犯直沽去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振值太不花裨將劉哈刺不花領兵自晉冀來大戰却之哈刺以功由尚書陞平章義兵罕察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豐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望虎賁司犯大寧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西京孛羅饋京師數千車帝嘗爲近幸臣建宅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櫨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爲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肉

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
輒命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

祁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衣諫曰使長年已大太子
年已長宜稍息造作且諸夫人事上足矣無惑於天魔
舞女輦不自愛惜聖躬也帝佛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
耶由此兩月不到后宮祁后亦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
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
為名家高麗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
中給事使令太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
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 帝嘗謂

倚納曰太子若不曉秘密佛法可以益壽乃令禿魯帖
木兒教太子秘密佛法未幾太子亦溺惑於邪道矣噫

是歲陳友諒陷江西龍興司徒道童左丞火而亦
總管安謙棄城從新門走撫州陷瑞州守臣臨江同知
給事中死之至臨江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
尚書總管海尚書皆死之陷撫州達魯花赤完者帖木
兒被獲不屈死之陳友諒乘勢下江東至太平殺徐真
逸於州中而自立既而大敗於金陵南還後於江州建
都焉

己亥至正十九年破頭潘闕先生趨金寧焚魯王官府駐

居遼陽賀太平當相用奏用其子也先忽都時也先忽都爲僭事以爲總兵大將軍取遼陽太平意謂關先生破頭潘自晉冀西京歷上都軍常無留行其破遼東必不能守可以取遼陽功成其子至則關潘之軍日戰馬一無退意也先忽都畏之宿留不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仍陞爲翰林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常之聲譽用成遵蕭庸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悅首從之及也先忽都敗還反以功陞爲學士相與嘆曰朝廷賞爵無章紀綱掃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平太平頗以爲憾京師大飢民殍死者幾百萬千一門外各掘萬人坑掩之鴟鴞百郡夜鳴至曉連日乃止居庸關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飢饉何以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拾萬至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爲太尉且以歲飢遣使督海運糧儲於京師時張士誠據浙西噉有糧方國瓌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糧竟不至賴福建濱海又爲玉土獨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始再活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之時一歲糧入至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六百四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強河南二分強江西一分強復稟一分強湖廣陝西遼陽一分強通十分也金入凡三百餘錠銀入

凡千餘定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凡一百餘萬斤綿入凡七萬餘斤布帛凡四十八萬餘疋而江浙當居其半及張士誠有浙西方國珍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者以爲元之氣數不推可知也指空者西天刹帝利王第三子也狀貌魁梧不去鬚髮服食擬於王者居京師四十年習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雖帝亦不免百八歲而死甘露降文宣王廟樹上凝如白雪啖之味甜黃河清鄭州長數里貴赤衛僉事韓家次子死數年長子又爲孛羅所拘於西京父母悲嘆老夫二子貧無以爲食早夜哭泣方哭之際忽聞次子來告曰吾兄

將西京米麵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果然自此之後往來聞言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小兒盡見其容貌服色而長者但聞其聲一日來告父母曰阿爹阿娘可迂西房兒欲居東房以某日取女其日小兒果見席筵賓客盛甚又聞歌舞雜劇之聲者數日其京師不祥者有如此建寧清殿外爲百花宮環繞殿側帝以舊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相以舊例爲言乃掘地道甚飾其中從地道數往就天魔舞女以晝作夜外人初不知也帝又造龍舟巧其機括能使龍尾鬣皆動而龍爪自撥水帝每登龍舟用絳女盛粧兩岸

挽之一時興有屬輒呼而幸之又令諸嬪妃百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太倉積粟盡入女寵家百官俸則抵支茶紙雜物之類冬十二月左丞相遵叅政趙中叅政蕭庸等六人丞相賀太平誣以贓罪皆杖一百流死先是祁后與太子謀求內禪使宦者朴不花邀賀太平用其黨數人又不許太子啣之太子一日倡言於中書省堂曰我所欲者汝皆沮之而所用者今皆以贓敗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保其無私也太平由是移病懇求免相位初祁后與太子謀內禪賀太平既不允其事謂不可使居

相位兀良歹其人汝與無所可否今以總兵居真定宜勸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庶幾汝事可成也既而果有旨召還京師太平覺其有謀嗾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兀良歹居興州踰一月以爲疾卒太子心疑太平故害之怨之愈深春二月九日以賀太平爲太保罷相是月搠思監爲右相蓋老的沙所薦也初上欲賀太平謀相於老的沙欲自薦之而難於發言遂薦搠思監爲右相老的沙爲大夫二人既許老的沙恃有薦相之恩數有請於搠思監搠思監不答二人遂成隙其搠思監恃有祁后太子援老的沙恃有皇上母黨之親於是構怨日益

深矣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

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太半汝不可以居祖宗太位將國璽送我與我當代汝爲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院知哈麻刺朶兒只禿監帖木兒八里顏逆擊之行至稱海復起哈麻赤萬人爲軍哈麻赤臨庫皆脫號衣從宗王與合勢追奔百里三知院單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號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及碑將佐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李羅聽其調已而又降擴廓 初賀太平辭相時帝賜以金帛駝馬使之歸老於故所生之地太平旣出京城沿途留宿不進搦思監疑其徘徊顧望猶有希進之意諷御史彈之誣以謀害大臣併其子也先忽都殺之於野馬川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兵四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到宗王黨有脫歡知院者

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臨死罵不絕口曰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是帝特命殺死

陳友諒者徐真逸之臣也已而握權篡其位沉真逸於江掌有湖廣江西之地建都於江州至是太平克江州友諒友諒走武昌其爲走龍興者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有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征山東山東自毛貴死其將爲復仇殺趙思用國內遂大亂花馬王田豐掃地互相攻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

相見當爲平沿海諸臣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即命以朝授豐爲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萊沂密等皆降附田豐遂罕相見益都城西時察罕方調兵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爲營圍數月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見其侍朝廷使者甚簡教又所施設多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分曰我以山東全地降汝又爲汝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誠以汝爲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使汝爲曹操我豈不能自爲之耶於是與同儕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兵圍我預椎牛釀酒至日設席邀其一切幕官

大小部帥酒行汝選堯勇者帶刀若供給然兩人夾一人以擊鼓為令自察罕以下皆殺之謀既定察罕於十四跌時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王士誠即掃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身輕出意謂得間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謬以為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遂開門納田豐軍遂擁察罕入城城中人復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允已而察罕死有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為子察罕入城之夕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同僉白瓚住乃察罕舊又有機識遽倡言曰總兵

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曾為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為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於是率先下許眾亦皆許人心始定先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百丈餘掃太微帝命古之占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馳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忽之故及於禍帝聞其死哭之慟孛羅帖木兒在西京聞之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聞察罕死婦人小兒皆為之嗟嘆或至於流涕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佛法於清寧殿置龍床中

坐東西布長席西蕃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太子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讀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意西蕃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初學書甚適勁其後放蕩無拘檢專喜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書或告之曰徽宗亡國之君不足為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不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冬擴廓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械歸京師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調京北曰白袂等村千餘頃號內府稻米供女寵并倚納等非奉旨不得擅支祁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封號出則恃勢驕橫強奪人

田舍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改王不勝怒盡殺祁氏一家至是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長盍為我雪此耻時高麗王昆弟有留京師者乃議立搭思帖木兒為王而以祁后子三寶奴為元子以將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王鴨綠為高麗王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秋七月大兵克廬州守將左君弼遁淮西降附野鵠巢興聖宮數年蕃息數驅之不去紉之不盡君子以為興聖宮祁氏之宮也蒙古以韃靼氏為父翁吉刺伯牙吾氏為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是此野鵠所以來

巢有開必先應也

初庚子辛丑之歲李察罕與孛羅常構兵爭晉冀之地帝以晉冀分屬兩家且諭之曰土皆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不朴花與丞相搠思監相爲表裏專一貪黷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謂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綿纏不解監察御史傅公讓一云子敬率同寮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不花是我資政院老人者看家貧人也臺家何無情而欲逐之汝不能爲我主張耶太子曰

阿婆無憂我儘有主張明日貶傅公讓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惟老的沙在臺而已既而新除臺官陳祖仁等十餘人又彈劾此事又外除之已而諸道臺憲皆以爲言於是太子怒欲并去其老的沙老的沙畏禍隨入孛羅軍中孛羅知其兒藏老的沙於後寢朝廷遍畵形求之不可得朴不花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日之所爲渠必得知臺家亦必知之終當爲我不利搠思監曰彼皆老的沙黨也老的沙既爲孛羅所庇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爲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十八人送資政院大

問其謀害太子之狀十八人不勝苦楚皆自誣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願釋十八人寃太子之疾可無禱而免搨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郡途有死者有以賄免者其後孛羅入京師俱召還弘農盧氏山移五六里八月陳友諒與大兵大戰鄱陽湖中箭死大兵遂進圍武昌其子降湖南荆襄諸郡歸附陳友諒之篡徐真逸也僭號大漢改元天定大義至是亡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日外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四月知樞密院禿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初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田西方禿堅魯往也屯擡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分然坐也先不花營門外呼軍士共談之也先不花患其爲人剛果不測譖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禿堅帖木兒怒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於是拘五府官往告孛羅曰朝廷爲佞人作弄至尊更無公論如此我當擁兵入京師問此舉爲誰禿堅軍將行扑不花搨思監稱詔書謂孛羅與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孛羅兵柄詔到孛羅營孛羅手裂之囚死者禿堅帖木兒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興州以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

國家負我我非犯闕願得奸臣二人而已帝不得已以
搆思監朴不花付之二人囚首至營中禿堅爲之加帽
易衣搆思監中坐朴不花側坐拜搆思監與朴不花交
跪禿堅奏帝求擅自執縛大臣赦又求稱兵犯闕赦得
二赦已然後釋兵入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
矣禍及忠良倘循習不改柰天下何吾執此二人去也
陛下亦宜省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君子之所爲不可
復爲邪說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固守也
帝但唯唯而已遂執此二人詣孛羅厚禮之踰三日始
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咲而問搆思監曰我前時賂汝

七寶數珠一串今何不見還因取似此者六串來送還
孛羅見之曰皆非我家故物也不要復追前物果取故
物來方是孛羅怒曰在君側貪婪者如此我何可以坐
視而不清之乎遂殺死貳人復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
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北
門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軟弱不足以濟天
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爲右丞相臣爲左丞相禿堅不花
爲樞密知院老的沙爲中書平章如此同心竭力整治
庶政遂執讒佞數人拜倚納九人皆殺之逐西蕃僧罷
諸造作時方脩築宮牆立爲之罷散驅祁后出官屏居

厚載門外是時白璣住駐軍廬溝因挾太子遁入擴廓軍中李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省中事無大小你可與我奏陳去也李羅入京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漲黃塵蔽天人馬立足不定自東自西止於更鼓樓西李羅入住宅適在其處此定東

初削李羅兵權時搠思監召承旨張翥草詔翥曰此大事非見主上不敢為之執筆乃更詔叅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過中書郎中說之曰我恰了一件好勾當為朝廷草詔削李羅兵柄正此撥亂反正之舉也郎

中曰相公此舉莫不撥正反亂也客有暢勳在坐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者也李羅至京師聞知召危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搠思監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乎遂止之且以負天下才名乃除和林省左丞即時上道

祁后初出厚載門居造作提舉司局中或言李羅因夜巡警至后所留宿故后復得入宮雷擊延春閣西脊大兵攻江西諸山寨攻贛州陳友諒故將熊平章拒守自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始降遂定閩廣之地袁州歐道人

亦歸款率其屬歸金陵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初后納女孛羅約以某日成婚孛羅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必工孛羅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至兩日婚成孛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食必同坐共食厨中每早辦飯四十品隨居夫人索食其入朝時諸夫人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卮荒於酒色銳氣消耗矣

擴廓分兵三支駐大城外遙制孛羅而不與之挑戰其白瓚住領一支在通州者孛羅命其將姚一百與之戰至通州取一女子不戰而還五月七日天雨白毛長

尺許細如馬鬃或謏於帝曰此龍鬚也帝乃命收而關之祀之如神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七月孛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也有秀才徐施畚者 居家好奇謀而生平憤漢人不得志於當世故難仕進至是命為制帝欲殺孛羅與之謀與謀者六人曰洪保保火兒忽答上都篤金那海和尚帖木兒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刀者皆挾刀在衣中外皆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閣東古桃林內時孛羅早朝小飯畢將上馬回去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占馬候丞相出諸衛士起立於馬上丞相

就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是時丞相出預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畚耨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北來平章失烈門謂字羅曰好消息宜丞相奏去字羅推失烈門失烈門強字羅偕行至延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稍字羅帽兒墜之失烈門遽爲拾之字羅曰咄今日莫有事已而又有一人突然橫過其前字羅方貽視呼失烈門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訖一人批其額字羅以手禦刀遽呼曰我帶刀者何在又一人斫其左耳而死遂謹傳白瑣住軍在西宮裡老的沙亦被傷而出字羅騎士問曰我那顏久不出來

何也老的沙謬曰你那顏久又發酒風恰斫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已被殺矣擴廓大軍無數在西宮裡字羅軍大駭散四走帝時窟室約曰事捷則放鵠鈴於是帝始出自窟室發令百姓見川軍者皆許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填巷老的沙趨至字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合秃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辣黎謂帝已崩字羅為皇帝將兵來討之故字羅遣秃堅帖木兒將兵迎擊之秃堅軍回中途遇老的沙秃堅帖木兒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日膿團不可輔小婦的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赴趙王扶立趙王南面以定

天下趙王始然之中慮事不成醉以酒縛二人送京師
劓之老的沙懼而乞憐禿堅罵曰彼非害我自害其社
稷也趙王太祖之屬也當時曾與之約曰吾與汝共天
下事倘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憶其祖父之言不
從禿堅計正車后車必氏元使云弘吉刺氏聞李羅難作薨
帝賞殺李羅者六人功徐施面不受賞一夕逸去李
羅既死以伯撒里為右丞相

九月擴廓護太子還京師以擴廓為太傅左丞相封河
南王居京師兩月擴廓居軍中久樂恣縱無檢束居朝
快快不樂朝士往往輕之畏其非根脚官人擴廓與左
右謀之左右勸以白請治兵肅清江淮詔從十二月朔
日是洛陽山鳴擴廓退位伯撒里仍為右丞相沙藍
荅里為左丞相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擴廓既出無意治兵以父死未終喪
欲廬父墓側左右或曰總兵既受朝命出而中止無乃
不可乎擴廓左右有孫翥趙恒者儉人也畏江南強盛
欲故緩其計以密其奸謂擴曰丞相受天子總天下兵
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白孔
興張師道四軍坐食閔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
去武關大軍併力渡淮彼若前項不受調則移軍征之

據有關中而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亦 乎擴廓欣然從之於是分撥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候先劄付調關中四軍張師道脫里白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付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又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擴廓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蓄積糧草千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廓之出爲

始兵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讐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而移兵彰德其欲窺我京師也耶又怒祁后及太子曰向者李羅舉兵犯闕今日擴廓總兵天下尾大不掉爾母子誤我天下今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爲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搖擊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十一月擴廓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猶高完件宜駐兵濟寧鄒縣名爲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爲肅清江淮張本也識者哂之

先是小明王駐兵安豐爲張士誠攻圍乘黑風暴雨而

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達康小明王與
劉太保瓜州渡遇風浪掀舟劉太保小明王俱亡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曰求決戰張李輩軍
頗不及遂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差左丞袁煥及知
院安定臣中臣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
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擴廓曰我西事功垂成
不可誤听息兵之旨且袁煥貪賄之人也此非其本意
可令在京賊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也
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於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爲
丞相後患於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廓

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何如二人因進計曰關中四
軍獨李思齊最強李思齊破則餘三軍不攻自服矣
今關中臨陣兵將適與彼兵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
不決所謂者惟貊高駐兵鄠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
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貊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
渡河急趨鳳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謂北之
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
中軍以敵南軍猶未晚也擴廓即日從其計貊高所部
將多孛羅之黨行至衛輝部 夜聚或曰我爲官軍擴
廓爲總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却聞関我行糧

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於是河西平章船張知院沙流叅政拔刃推言衆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扶貊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貊高即使其守領官胡安知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精兵少偽作使人以據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者騎多兵冗懷慶守將黃瑞竟之閉城不得入時擴廓在洛而其隨部將盡在懷慶識者以爲貊高此舉終不成大事矣先朝廷見擴廓不受調而構兵讎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貊高使來大喜陞貊高知院兼平章總河北軍且詔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貊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劫掠山東以西民蓄而西聚衛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貊高惧擴廓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盡劫掠衛輝民畜而北歸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元臣李鳳國者進謀於太子曰向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

不奏曰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土
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而自內制外庶幾可爲而
貊高一部背擴廓向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
後可也於是開大撫軍院於京師專制天下兵馬省臺
部院皆受節制以貊高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爲
忠義功臣名號九月大軍克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
兩廣擒友定觀貊高率兵攻真定不克而還張士誠者
名九四初起秦州後據高郵入平江浙西淮東諸郡號
稱吳王國號天祐至是而**壬**十月
國朝大軍平定河海十一月平定山東擴廓自懷慶北

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封爲國公
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關保亦封爲國公關保亦以晉冀
歸之擴廓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貊高使率兵攻懷慶不克武庫火四月大軍平定
汴梁河南諸相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五月詔下勦除
擴廓令關保與貊高合勢攻其東張師道李思齊脫里
白孔興合軍攻其西閏七月一日大軍自中灤渡河三
日平衛輝五月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月平順德是月
日貊高出兵逼太原城爲陣貊高輕脫從數騎巡陣擴

廓部將毛翼望見之易旗幟駐兵於其西角。狃高誤入其陣，卽令擒之。時關係營在狃高營西，未及出布陣，急持狃高示之。營軍亦皆潰。關係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於擴廓。六月大雷雨，電雨中有火燒白塔寺。先是七月二十一日，大軍自通州進兵克永平也。速軍潰於是。擅順、會利、大興等處以次皆降附焉。先是七月，大軍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亦皆潰而西矣。朝廷聞關、狃軍敗被擒，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鳳閣盡復擴廓舊有爵位。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且勤王禦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

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迂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荆關中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恒、曩元輝則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中，觀其成敗爲計耳。後七月二十七日

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卽日委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二十八夜，帝卽捲其子女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三月三日

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兒不花丞

相慶童大都路總管郭允中中書左丞相丁敬可皆死
之是歲即

國朝洪武元年之歲也

十一月擴廓兵數十萬駐太

原十二月大軍自碗子入城入破擴廓於澤潞是月擴
廓部將賀宗哲明兵來援晉冀駐龍鎮衛口子去大原
七十里而大軍先降常遇春夜砧擴營侵及擴廓中軍
擴廓匹馬隻靴夜遁於是晉冀之地皆平先是大都平
馳奏南京奉

勅旨改爲北平府仍令常遇春經營北方其年五月平永
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山都與紅羅山未平庚申帝在

上都紅羅山在山東南也速駐兵在焉上都恃有紅羅
山爲之藩籬紅羅恃上都爲救援而不設備禦常遇春
使人覘知之即以大兵銳騎啣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
六月二十二日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
申帝乘天未明出城遁繫其后妃入於和林在大漢之
北前太祖所都之地也八月二十一日平懷慶鞏昌平
涼府臨洮府而天下遂大定而萬萬歲矣

野史斷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廓擴廓受
之於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言之世祖欲
伐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爲不可伐而劉太保秉忠則曰

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域奉使來太保見之喜而告
帝曰伐江南有其人也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汝豈諸
侯王臣哉其留事朕自伯顏受命出師世祖日夕憂懼
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為之君伯顏為之
臣兢兢業業尚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庚申帝謾爾而
命擴廓擴廓亦謾爾而受之其根本亦非矣而又庚申
帝宣淫於上擴廓肆愚於下上淫而下愚上害而下暗
處則昧經國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
君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帝在位三十六年
野史斷曰當元統正元間帝受制權臣相繼或死或誅

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改元之後復興
科舉行太廟時享賜高年帛蠲天下民租選儒臣歐陽
玄等講五經四書譯員觀政要出厚載門耕藉田禮服
祀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盜賊下詔罪已盡蠲被災者
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凡此皆寬平之心之所為也惜
乎夷狄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脚其與畚大政為相者
皆根脚人也居糾彈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蒞百司之長
者再根脚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材蘊道藝者舉不得
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貴齎臙擁毳素
無學問內無侍從臺閣之賢外無論思獻納之彥是以

四海之廣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相率而听夫膏膾擁
毳飽食暖衣腥膻之徒使之坐廟堂據樞軸以進天下
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取庚申帝寬平之

進矣是故易大傳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
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
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向使庚
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終保天下何至於遠遁
而為亡虜哉

庚申帝幼時常胝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寺
時朝廷命刑部侍郎哈刺八失館伴南行舟泊劉家山
下忽有三猢猻拜于岸上手中有若所獻帝命妳公受
之則山東果也舟人皆異之帝因呼上船又俯拜如初
帝問之曰汝更有伴侶乎猢猻手指岸上帝因使舟人
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群猢猻多至百數皆相
呼招以行至船則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以舟皆
載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則告之以其故其長老號秋江
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后山上帝又命寺中曰群猢猻當
食我飯汝不可以飢者曰為我設兩食自後飯廊雲板
響群猢猻皆纍纍然移負幼小而來故土人號為猢猻

寺其後寺遂以此得名後帝即捨與本寺常住租五千
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亦嘗教之讀論語孝經日寫
字兩紙及召回京師日收拾書冊紙筆藏小皮篋中手
自開閉用馬駝之前行頭髮嘗生蟣虱使民姬曰是雖
血食於我我不忍殺之不如以紙裹懸於屋簷下凍殺
我也然一時薄劣常鎖地成穴溺其中和城泥又嘗領
群兒二三十餘竿紙爲旗插城上又好養八角禽而調
習之或飛泊池枯木枝上即不顧靴下水捕之嘗爲長
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
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

由是司官府官來輒坐長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無所
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座嬉戲如初蓋其性之如此一時
勉強素非溷養自也也哈刺八失常受密旨有侵害帝意
及見群獬豸之畏伏狀以爲終必~~必~~有天命始不敢有逆
心後群獬豸自帝北還復移其類返故山有老獬豸三
十六枚盡日哀號江岸愈數日皆擲死識者以爲帝在
位三十六年之驗也野史斷曰予聞友人之暢申之曰
帝不嗜酒善畫又善觀天象當沙關之陷上都也已而
東行左右觀勸帝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
言有福者任其自來吾何避之有及

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觀帝守京師以待援帝揺首不從即日遁矣始難留意政事終無卓越之志自溺於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爲又聽讒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弟之親男女雜揉何殊聚麀其後祁后諫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爲夷狄夷狄一變爲禽獸堂堂人主爲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觀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於人外爲不得已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志其間甲則曰乙與汝甚不許也聞乙則曰甲汝與甚不許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則謂甲曰乙嘗乙嘗欲畱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則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則曰此權臣殺我也小民死則曰此割據弄兵殺我也人雖至於死未嘗有歸怨之者豈昏愚者之所能爲也哉或者又曰庚申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哉自至元改元以來權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凡五百餘人者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所能爲也哉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由是陰毒是也且自故有天下之君蒞九五之位惟秉陽剛之德總攬陽剛

之德者爲能居之若操陰柔之性者適足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德也必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聞見內有睿智之機運外有神武之雄內有不殺之仁慈外聰明而內睿智外神武而內不殺然後聖人之全德而後可以居九重之大位彼庚申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爲亡虜也不亦宜乎嗚呼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心哉殺一惡人而使天下之爲惡者懼使天下之爲善者喜如此而後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使天下之爲惡者喜使天下之爲善者惻懼爲人上者寧不殺可也故曰古之聖人不殺者其此之

謂夫

庚申外史卷下終

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吉安葛溪其地號隱太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太不花丞相李察罕嘗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海陵鹽船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余其子間關征北尋見苦請歸鄉於是附鄉人鹽船回與予言始寓臨江蓋隱德碩學之士也集中因閱此錄遂廣其傳云又一本序云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簡受命尚書尚書稟命中書中書奉

旨差人遍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當職與澤州儒

汴梁陝西自崔九成去陝西後迪簡往汴梁

忠之昔事龔

伯遂於京師伯遂死忠之山居擴廓延至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來天下之用兵朝廷之得失事與之極論數晝夜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前後一致問於治亂興廢之機者而又參以衆人之說若夫庚申帝元統以來十五年之事余因昔嘗之當時學士大夫而得其三矣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之事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紀庶於上裨太史采覽然其地方名歲月參徵出於一時傳聞紀億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牴牾惟太史氏據天下圖籍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爲史得無僭乎余曰予食官祿受命訪求史事既幸有所聞敢不從實紀錄具報官府初非有欲上人之心也何之僭有故爲之序